



集異記

唐宋小說精選

汪暉編

神州國光社



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

本書輯錄 汪 辟 疆

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

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
上海福州路
三八四五四號

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

實價

集 異 記

目 次

集異記	……	一
王渙之	……	一一
甘澤謠	……	一五
傳奇	……	二九
三水小牘	……	四九
遊仙窟	……	六五

集異記

薛用弱撰

按集異記三卷，唐薛用弱撰。唐志著錄人子部小說家類。宋志同，但作一卷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，集異記二卷。六一唐薛用弱撰集，隋唐間諸異奇詭之事。題古異記。首載徐佐卿化鶴事。『馬氏文獻通考同。據此，則薛氏此書，固盛傳於唐宋之間，惟卷帙互異耳。清四庫全書總目收集異記一卷，稱：『記凡十六條，首載徐佐卿事，與晁志同。』（見總目百四十二）然考明顧元慶文房小說重鐫宋本集異記二卷，亦只十六條，首載徐佐卿化鶴事，與四庫著錄一卷本正合。則是薛氏此書唐宋以來，雖有卷帙多寡之殊，其原書固無損也。唐志稱：『薛用弱，字中勝，長慶吳州刺史。』唐末，皇甫枚三水小牘：『薛用弱於太和初，自儀曹出守弋陽，爲政

嚴而不殘。其生平階行事，可考者只此。是薛氏於長慶、太和之間，亦嘗徊翔中外，固以文士而兼良吏者也。此書雖為小說家言，然唐宋以來，其所以流傳不廢者，實以文辭雅飾，搜奇述異，雋永可觀。其中如徐佐卿、蔡少霞、王右丞、王渙之諸條，詞人援引，遂成典實。固唐人小說中之魁壘也。太平廣記採入頗多，惟字句時有刪削，已非其舊。至明清通行之本，如五朝小說、唐人說、晉之類，譌誤益多。今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摘出五條，俾窺一斑。顧本闕誤，則用廣記補校，而仍分注於各條之下云。

徐佐卿

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

明皇天寶十三載，重陽日，獵於沙苑。雲間有孤鶴，徊翔焉。上親御弧矢，一發而中。其鶴則帶箭徐墜，將及地，文詐，欻然矯翰，四南而逝。萬衆極目良久，乃滅。益州城距郭十五里，有明月觀焉。依山臨水，松杪深寂，道流非修習精懃者，莫得而居。觀之東，廓第一院，尤爲幽絕。

每有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，風局清古，一歲率三四而至焉。觀之者，齒因虛其院之正堂，以俟其來。而佐卿則棲焉，或三五日，或旬朔，歸青城，甚爲道流之所傾仰。一日忽自外至，神爽不怡，謂院中人曰：『吾行山中，偶爲飛矢所加，尋已無恙矣。然此箭非人間所有，吾留之於壁上，後年箭主到此，卽宜付之，慎無墜失。』仍援毫記壁云：『留箭之時，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。』及玄宗避狄幸蜀，暇日命駕行遊，偶至斯觀，樂且佳景，因過幸道室。既入此堂，忽覩挂箭，則命侍臣取而玩之，蓋御箭也，深異之。因詢觀之道士，皆以實對。卽是佐卿所題，乃前歲沙苑縱射之日也。佐卿蓋中箭，孤鶴耳。究其題，乃沙苑翻飛，當日集於斯歟。上大奇之，因收其箭而寶焉。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。

按太平廣記三十六引此文，下注出廣德神異錄，不云出集異記。此據明顧元慶文房小說校錄。顧氏以宋本重刻，其書與宋晁公武讀書志所稱首載徐佐卿化鶴事合。知仍是宋時舊本也。

蔡少霞

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

蔡少霞者，陳留人也。性情恬和。幼而奉道。早歲明經得第，選蘄州參軍，秩滿，漂寓江淮者久之。再授兗州泗水丞。遂於縣東二十里，買山築室，爲終焉之計。居處深僻，俯近龜蒙、石雲，霞境象殊勝。少霞世累早祛，尤諧風尚。於一日，涘溪獨行，忽得夫蔭，因就憩焉。神思昏然，不覺成寐。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。隨之遠遠，乃至城廓處，所碧天虛曠，瑞日曛曛，人俗潔清，卉木鮮茂。少霞舉目移足，惶惑不寧。卽被導之令前，經歷門堂，深邃莫測。遙見玉人當軒獨立。少霞遽修敬謁，玉人謂曰：『愍子虔心，今宜領事。』少霞慙知所謂，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，止於右碑之側，謂少霞曰：『召君書此，賀遇良因。』少霞素不工書，卽極辭讓。鹿幘人曰：『但按文而錄，胡乃拒違。』俄有二青僮，自北而至。一捧牙箱，內有兩幅紫絹文書；一疊硯硯，卽付少霞曰：『法此而寫。』少霞凝神獨管，頓刻而畢。因覽讀之，已記于心矣。題

云：蒼正溪初宮銘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。良常西鏡，源澤東滌。新宮宏宏，崇軒轅轅。雕玳盤礎，鏤檀棟。案璧丸鱗，浮瑤階。肪截閣，凝瑞霧。樓橫祥寬，騎虞慈微。昌明捧園，珠樹規連。玉泉知洩，靈龜淑集。聖日俯晰，太上游儲。無梅使闕，自神守護。眞班列，仙翁謁。導道師冰潔。飲玉成漿，饌瓊爲屑。桂旗不動，蘭屋互設。妙樂盈臻，流鈴間發。人籟虛徐，風簫冷澈。鳳歌譜律，鶴舞會節。三變玄玄，九成絳闕。易遷虛語，重初浪說。如毀乾坤，自有日月。清寧二百三十一，年四月十二日，建。』於是少霞方更周視，遂爲鹿幘人悅之，急避而返，醉然遂寤。急命紙筆，登卽紀錄。自是兌豫好奇之人，多請少霞，詢訪其事。有鄭還古者，爲立傳焉。用弱亦常至其居，就求第一本視之，乍也。知有書石之能，少霞無文，乃孝廉一叟耳。向知其不安矣。少霞爾後修近九廟，凡和木，已云物故。

按太平廣記五十五引此文，注出集異記，惟字句互有異同。其尤顯然者，則廣記本於銘辭末段，重初浪說句下，闕十八字，篇末「爲立傳焉」句下，又闕二十

二字，「固知其不安矣」句下，又闕十五字。廣記嘗刪節舊文，惟「童初浪說」句下銘詞，語意未完，似不可節。是脫漏而非刪節也。本篇據文房小說校錄，較廣記本爲勝。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三，東坡羅浮時一條，稱東坡遊羅浮山，作詩示叔黨，其末云：「負書從我盍歸去，羣仙正卓新宮銘。汝應奴隸蔡少霞，我亦季孟山玄卿。」坡自注曰：「唐有梵書新宮銘者，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，其略曰：「良常西麓，原萍東漑。新宮宏宏，崇軒轅轍。」又有蔡少霞者，夢人遺書碑銘曰：「公昔乘魚車，今履瑞雲。躡空仰塗，綺輅輪囷。」其末題云：「五雲書閣吏蔡少霞。」予按唐小說，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，夢人召去，令書碑，題云：蒼龍溪新宮銘，紫陽真人山玄卿撰。其詞三十八句，不聞有五雲書閣吏之說。魚車瑞雲之語，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，云：「蒼龍溪主歐陽某撰。」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。玄卿之文，嚴平高妙，非神仙中人，嵇叔夜、李太白之流，不能作也。」云云。容齋訂正坡公自注之誤，與其評品之言，可謂確切。此銘在唐人小說中，自屬奇作，後人摹擬，汗流莫及。容齋亦嘗作廣州三清

殿碑銘詩，凡四十句，刻意效襲，當爲宋人高手。然細加把翫，而貌類近，精警則遜。容齋已自有讀者或許之，終不能近之語，則杜公所謂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者也。今錄存於下，俾便參云。

宋洪邁廣州三清殿碑銘曰：天池北隄，越嶺東麓。銀宮旗旛，瑤殿蟲蟲。陸納九窗，閔披四目。栢角儲清，簪才衣縹。雕牖錯闕，鏤楹燿煜。元尊端拱，泰上秉籙。繡黼周張，神光睟穆。寶帳流黃，溫麟和綠。翠鳳十旗，紫霓溜梅。月伯振鸞，仙翁立鵠。昌明侍几，眉連捧。蘇月節下墮，曦輪旁燭。凍雨清塵，喬雲散縠。鈞籟虛徐，流鈴絳綰。重初亭澹，勾漏蓄縮。嶽君有衡，海帝維條。中邊呵護，時節朝宿。鸞母淪威，唐妃謝毒。丹厓龍傲，亦子疊福。億齡聖壽，萬世永錄。

王維

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

又據太平廣記校補

王維右丞，年未弱冠，文章得名。性閑音律，妙能琵琶，遊歷諸貴之間，大爲歧王之所眷重。時進士張九臯，聲稱籍甚，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，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，令以九臯爲解頭。維方應舉，具其事言於歧王，仍求庇借。歧王曰：「貴主之強，不可力爭。吾爲子書焉。子之舊詩清越者，所錄十篇；琵琶之新聲怨切者，可度一曲。後五日當詣此。」維卽依命，如期而爭。歧王謂曰：「子以文十，請謁貴主，何門可見哉？子能如吾之教乎？」維曰：「僅奉命。」歧王則出錦繡衣服，鮮華奇異，遣維衣之，仍令齎琵琶，同至公主之第。歧王入曰：「承貴主出內，故攜酒樂奉講。」卽令張筵，諸伶旅進。維妙年潔白，風姿不美，立於前行。公主顧之，謂歧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？」答曰：「知音者也。」卽令獨奏新曲，聲調哀切，滿座動容。公主自詢曰：「此曲何名？」維起曰：「號鬱輪袍。」公主大奇之。歧王曰：「此生非止音律，至於詞學，無出其右。」公尤異之，則曰：「子有所爲文乎？」維卽出獻懷中詩卷。公主覽讀，驚駭曰：「皆我素所誦習者，卽謂古人佳作，乃子之爲乎？」因令更衣，昇之客右。維風流蘊籍，語言諧戲，大爲諸貴之所欽矚。歧王因曰：「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，誠爲國華矣。」公

上乃曰：「何不遣其應舉？」歧上曰：「此生不得首薦，義不就試，然已承貴主論託，張九
 矣。」公上曰：「何預見事，本爲他人所託。」願謂雅曰：「子誠取解，當爲子力。」維起謝
 公，主則召試官至第，遣宮婢傳教，維遂作解頭，而一舉登第。（文房小說集異記本條止此）
 矣。及爲太樂丞，爲伶人舞黃師子，坐出官。黃師子者，非一人，舞也。人寶木祿山初陷西京，
 維及鄭虔、張通等皆處賊庭。泊虜復，俱因於官楊里楊國忠舊宅。崔圓因召於私第，分書
 壁。當時皆以圓勸貴無二，望其救解。故逆思精巧，頗絕其儕。後由此宰皆徙寬典，至於貶黜，
 亦獲善地。今崇義里，資丞相易血私第，即圓舊宅也。書尚在焉。維累爲給事中，（缺）授以僞
 官。及賊平，兄縉爲北都副留守，請以己官爵贖之。由是免死。累爲尚書右丞。於監田置別業，
 留心經典焉。（據太平廣記補錄）

按此文據陶氏文房小說集異記校錄。太平廣記一百七十九，亦一之，下注出集異
 記篇末「一舉登第」句下，多出一百八十字，集異記所無。今據以校補。上維，兩

唐書皆有傳。（舊唐書一百九十下文苑傳唐書二百二文藝傳）維以開元九年進士擢第，調大樂丞。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。與弟縉俱有俊才，博學多藝，亦齊名。閨門友悌，多士推之。天寶末，陷賊中。維服藥取荆，僞稱瘡病。祿山憐之，遣人迎置洛陽。拘於普施寺，迫爲給事中。祿山宴徒於凝碧宮，其工皆梨園子弟，故坊工人。維聞之，悲惻。潛爲詩曰：『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官何日再朝。大秋槐花落空宮，異凝碧池頭奏管絃。』及賊平，囚陷賊三等定罪。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，肅宗嘉之，會給請削已刑部侍郎，以贖兄罪。特宥之，責授太子中允。並見本傳。據此，則維之忠孝立身大節，耿然陷賊，既無失節之事，進身安有夤緣之理。薛氏此文，或即摭拾傳聞，不定根於事實。雖舊唐本傳亦有『昆仲官遊兩都，凡諸王駙馬家，右貴勢之門，無不拂席迎之，寧王、薛王侍如師友』之語，亦不得指爲干進之證。此又誦習本文者所宜辨也。此事既傳於唐時，薛用弱又採之入集異記。其事遂傳於唐宋間，時人引用，幾成典實。明人王辰玉衡取其本事編爲鬱輪袍離劇。又有自稱西湖居士者擴爲全本鬱

輪袍記。至清黃兆森亦有戲輪袍雜劇，其中事實之顛倒，人名之變亂，清黃文暘作曲海提要，疏證已詳。治唐人小說及元明劇曲者，取而互參，當不難瞭然矣。

王渙之

據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

開元中詩人，王呂綸高適王渙之齊名，時風靡未偶，而遊處略同。一日，天寒微雪，三詩人共詣旗亭，買酒小飲，忽有梨園伶官十數，登樓會讌。三詩人因避席隈映，擁爐火以視焉。俄有妙妓四輩，尋續而至，倉革點曳，都治顏梅，旋則奏樂，皆當時之名部也。呂綸等私相約曰：『我輩各擅詩名，每不自定其甲乙，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調，若詩人歌詞之多者，則爲優矣。』俄而一伶附節而唱曰：『寒雨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』呂綸則引手畫壁曰：『一絕句。』尋又一伶謳之曰：『開簾瀟瀟見君前日書，夜臺何寂寞，猶是子雲居。』適則引手畫壁曰：『一絕句。』尋又一伶謳曰：『奉

帝半明令殿開，強將四扇共徘徊。玉顏不及寒鴛也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：『一絕句。』渙之自以得名已久，因謂諸人曰：『此輩皆潦倒樂官，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，豈陽春白雪之曲，俗物敢近哉？』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：『待此子所唱，如非我詩，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。脫是吾詩，子等當須拜床下，奉吾爲師。』因歡笑而俟之。須臾，次至雙鬢發聲，則曰：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渙之卽斂歛二子曰：『田舍奴，我豈妄哉！』因大諧笑。諸伶不喻其故，皆起詣曰：『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？』昌齡等因話其事。諸伶競拜曰：『俗眼不識神仙，乞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』三子從之，飲醉竟日。

按此事自見薛記，詩人引用，幾成習見。演爲劇本者，明鄭之文有旗亭記傳奇，見曲海目。清成龍文有旗亭燕雜劇，見曲考。盧見曾有旗亭記傳奇，見曲海目。皆原本此文，而附會之者也。此事雖僞傳於唐時，恐不足信。胡應麟莊詵委談（筆叢卷四十）

一云：唐妓女歌曲酒樓，恍忽與今俗類。薛用弱所記王昌齡渙之高適蒙飲事，詞人或間用之。考其故實，極爲可笑。適五十始作詩，藉令酣燕狹斜，必當年少。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。又令適學詩後，則是龍標業爲閩江曉害，無緣復與高狎。一也。樂大鄭臚墓志第言昌齡渙之更唱迭和，絕不及高，高集亦無與渙之詩。三也。舉此一端，審他悉評妄可見。往嘗讀醉記鬱輪袍，竊謂石丞，至是大幸得此逗漏，爲一載詞場雪冤，不覺存三太白。自恨不呼右丞慶之。胡氏所言，雖未足以證明其評妄，然此事之不可信，昔人固嘗疑之矣。

韋宥

續顧氏文房小說本校錄

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，忽忽不怡。江波脩永，舟船燠熱。一日晚涼，乃爲馬登岸，依舟而行。忽逢淺沙亂流，蘆葦青翠，因縱轡飲馬，而蘆枝有拂鞭者。宥因闌撥熟視，忽見利

條箏絃，周纏盧心，宥卽拔盧伸絃，其長倍尋，則試縱之，應手復結，宥奇駭，因實于懷，行次江館，其家室皆已緝舟人亭矣，宥故駢馬也，家有妓樂，卽付箏妓曰：「我於盧心得之，頗甚新繁，然沙洲汀微，是物何自而來，吾甚異之，試施於器，以聽其音。」妓將安之，更無少異，唯短二三寸耳，方饌，妓卽置之赴食，隨置復緝，及食罷，就視，則已蜿蜒舒展，選蠕搖動，妓乃人驚，告衆來競觀，而雙眸瞭然矣，宥駭曰：「得非龍乎？」遽命衣冠焚香致敬，盛諸盂水之內，而投於江，纔及中流，風浪皆作，蒸雲走電，咫尺昏晦，俄有白龍長百丈，擊擡昇入衆咸觀之，良久乃滅。

按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二引此文。